

人生因为你而不同

于小波



我的母亲非常漂亮，还有着一颗坚韧而浪漫的心。

1964年的深秋，父亲因工作原因从北京来到西宁。因为爱，身着小素花旗袍年轻的母亲，不顾自己体弱多病，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条件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携着弟弟，千里迢迢赶赴这浪漫爱情之约来到高原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改变了我的人生，很多记忆也就是从这时候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。

到西宁后，就让我初次尝到高原的厉害，凛冽刺骨的寒风，使我和妈妈先后病倒。生病、发烧、住院，反反复复，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，采取全身麻醉，我做了扁桃体摘除术。躺在陌生的病床上，自己仿佛睡了一世，仿佛从一个幼年的女孩，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太婆。大剂量的乙醚使我醒来后头疼欲裂，滚滚的泪珠就像断线的珠子，母亲用她那漂亮的眼睛轻柔地盯着我，给我以安慰和宁静。在父母的精心看护下，身体逐渐恢复健康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高原的干燥气候又使鼻子经常血流如注，有时甚至在梦乡中也会被突如其来的鼻子流血而惊醒，为此，又被送进医院，躺在手术台上。那时，由于病痛的折磨和生活环境的不适，使正是青春年少的我却憔悴不堪。悲观、失望让我恸哭不止。这时候，母亲就会拉着我的手，为我朗诵很多优美的诗句，她朗诵这些诗句的时候，都是绘声绘色，让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，这时，我突然发现，母亲的手已不再光滑细腻。多少年后，很多诗句的内容我已记不太清了，但其中一首关于人生有很多不幸和磨难、何不将它们化做一种诗意和坚韧的诗句，似花芬香馥郁，在我的记忆中徘徊穿梭，被长久的凝记，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梦想，每一小块柔软、湿润的空间都有它无影穿梭，氤氲萦绕。也许是亲情的力量，也许是上天的关照，我的身体慢慢好起来，之后就像脱胎换骨，身体和内心都似磐石一样坚强，以至于比当地

人还能吃肉、抗寒。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，曾遭遇过一些不幸和磨难，我都坚强地承受下来。很多时候仔细想想，人生所有的情感体验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两个词：幸福和痛苦。它们紧密相连，如影相随。

母亲非常爱唱歌。我和弟弟常常是在母亲的歌声中入眠，又在母亲的歌声流漫中起床。特别是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时，母亲的歌声常常响起。《黄河颂》就是从母亲那里第一次听到的。浑厚的女中音，时而悠扬，时而高亢，将一首《黄河颂》唱得百转千回，令人唏嘘不已。从没有到过黄河，也未见过黄河的我，已经被她的雄伟、壮阔、一去不复返的气势所征服。其实，到不到黄河并不重要，那些对于我并不陌生而还未能见到的黄河，是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朵朵悄悄开放的花……

在月朗星稀的夏夜，母亲总会端几把椅子，放在院内花丛中，花香迷漫，夜色如水，母亲为我们讲述许多关于月亮的故事。在如水一般清凉的月夜里，我仿佛朦胧的明白了，为什么会有韦庄的月亮、张若虚的月亮，还有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。母亲的声音柔软而飘渺，她将月亮与爱情连在一起说，多是忧伤和失落、分别、相思，那甘草般美妙的哀伤触及你内心敏感的弦，让你知道，此刻你不只是成长的小女孩，而是心存爱情的女人。

庆幸自己幼年生活在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年代，城市节奏缓慢不快，可以让自己在暖暖的傍晚，一抹夕阳从窗外散射进来，给我们以平静和单纯，有更多的时间阅读生活，体验生命。在那些有着快乐和不太快乐的日子，母亲与我们一起挥汗如雨，挑水、播种、喂鸡。在那些充满期待的日日夜夜，母亲常常将酣睡在床的我们叫醒，瞪着因喜极而闪闪发亮的眼睛，嚷嚷着让我们去看小生命的诞生，去摘吊在瓜架上硕大的菜瓜。小鸡破壳而出的过程和满是留有余香的双手，珍藏在我生命的最深处。我曾经常在想，当时家里不是很富裕，而且母亲体弱多病，曾经多次做过大手术，但什么时候看见母亲，都觉得快乐无比，因而小的时候朦朦胧胧地认为浪漫就是快乐。快乐是人的另一种血液，而浪漫具有造血的功能。

直到现在，心里一直深深地珍藏着母亲的一个秘密。在家中抽屉里有半支大红口红，一支眉笔。口红已经被磨蚀得光滑圆润，没有了油润，从外观到品质，与现在时尚高档的化妆品相比，它显然已经很落后了，可是，它经历了那种特殊年代，况且我们已经搬过无数次家，最远的一次是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搬到西宁，然后就是频繁换地方搬家，我们已扔了很多东西，可是它却固执地躺在我们家的一个看得见的地方，每当我看见它，就会想像母亲淡扫娥眉、轻点朱唇、裙裾飘扬的模样，柔软浪漫的灵魂就会潜在身体里小心翼翼地爬行。这是母亲一个美丽而浪漫的梦。

多少个日子，看着母亲一天天老去，于是想着她的生命之树栉风沐雨，繁华不再，该守着那一份如水的安祥。母亲的生命不再蓊郁蓬勃，但她无时不在向往春天的缤纷和生命的浪漫，而为我们所不知，是母亲掩藏得太深？是我们根本无暇顾及？我们的眼光在天边滑来滑去，被四周的风景吸引开去，母亲的心里是淡淡的失望，但她不会指责什么，她的胸怀容纳了一切。终于有一天，母亲用忧郁的眼神望着我，轻轻地告诉我，她多么希望父亲挽着她的手同出同人，可是父亲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，很难允现，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小小的又不能实现的要求，我只觉得一股凌厉的痛划遍全身——浪漫的母亲冰冷的手与谁堪握？父亲被病魔吞噬得终于安祥地闭上眼睛，母亲捶胸顿足地大声哭喊着：“再也没有人为我开门了。”她声嘶力竭的悲哭再一次重重地撞击我的心灵，这是她对自己一生中仅剩一点的浪漫及爱的丧失而彻底绝望的哀嚎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浪漫是对爱的一种守候。

曾经有首歌唱道：“人生没有你会不同……”是的，一个家庭就有一部故事，一个母亲就是一首歌。我与母亲前世有缘，今世相依，在空阔的天宇，相随相伴。母亲用坚韧和快乐点燃了我的似水年华，母亲又用她玲珑透明、饱含爱的汁液的心使我享受一地的碧草和灿烂的阳光。

我美丽而浪漫的妈妈，我想对您说：因为有了你，我的人生从此而不同。

责任编辑 马 丁